

孟子：心性論的發揚者

王基倫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

e-mail:lun1216@ms61.hinet.net

有些人不喜歡孟子，總覺得他咄咄逼人，而又常常強詞奪理。如果先觀察一下當時的環境，或許你不會這麼怪他，反而更能「同情」他的好辯：

孟子生活在戰國初年，群雄並起，爭霸天下。據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記載，當時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，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不歸楊，則歸墨。」再加上莊子之學也在此時興起，可見這是一個百家爭鳴、儒學岌岌可危的時代。孟子一生攘斥異端，採用高昂激辯的語氣，恐怕是一種必然的步驟。最起碼到了戰國末期，《韓非子·顯學》說：「世之顯學，儒、墨也。」儒家學說終於站穩了歷史地位，這時儒家有八派之眾，「孟氏之儒」也在其中。換言之，孟子的「好辯」創立了孟學一派，也收到了他的功效。

孟子當時，批判楊朱、墨翟、告子、許行……，不遺餘力。有些論辯，不得不說是強詞奪理。這是因為他考慮問題時，有時不是從理性的邏輯的觀點出發，而是採取直指本心的方式，要求對方給一個良心上的道德價值判斷的說法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記載一則故事：有位墨家信徒站在民不聊生的立場，主張節葬；孟子卻質問對方，萬一因為節葬而讓父母屍骨遭野獸啃噬，情何以堪？孟子以「反求諸己」的方式，讓人的本心本性說話，從而達到儒家重視「民德歸厚」的教化目的。

為了實踐儒家聖王之治的理想，孟子提出「性善」的主張，為人性尊嚴立下基礎，肯定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也就是說人人皆有成聖成賢之可能。或許我們可以問：既然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那麼「惡」從何處來？孟子固然說過：這是人「自暴自棄」（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）、「放其心而不知求」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的結果，因此必須「存心養性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，切莫陷溺於惡質的物慾環境之中。不過，更值得我們省思的是孟子說：「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。」（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）其實他承認與生俱來的「性」，有其口腹之慾的本能，可能會流向惡質的一面，但那是人與禽獸所同然，「君子不謂性也。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）因此，孟子所說的「性」，是人獨有的「人性」，也就是人心性中的「善端」。嚴格來說，這是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」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）的一種內心隱然不安的觸動，也正是人心能作價值判斷的根由。

於此可以岔開一話題：孔子也主張性善嗎？孔子不曾明示人性善惡的看法，《論語·陽貨》只記錄他說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這裏只強調「人性」原本十分相似，後來行為殊途乃受外在環境影響而來。而在《論語·陽貨》另一章，宰我主張順應自然界一年一循環的周期，將守父母三年之喪改為一年之喪時，孔子一樣採取直指本心的方式，逼問宰我「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汝安乎？」這裏要求對方作一個良心上的道德價值判斷，不料宰我態度堅定地回答：「安！」至此，孔子無話可說，只得由他去也：「汝安則為之！……今汝安，則為之。」孔子反復申說的是良心安不安的問題，終究難解宰我之惑；但也由此看出孔子內心恆有一道德價值判

斷的理據，後來的孟子真不愧為孔門之徒，性善說實已將孔聖人之學發揚光大。

孟子由心性論出發，而後有「知言養氣說」，以提振人的道德勇氣，進而提出「仁者無敵」的政治理想，此即「人禽之辨」、「義利之辨」、「王霸之辨」，構成一脈相承的完整架構。《孟子》書中最豐富的言論，是與當代國君大臣的辯論，「養生送死」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、「與民同樂」(同上)、「以德服人」(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)、「仁民而愛物」(《孟子·盡心上》)、「民貴君輕」(《孟子·盡心下》)……等說法，如泉湧而出。當我們回想起這種言論，都是出於一位風塵僕僕的老人家，「不遠千里而來」的急切用世之心，即使弄得「外人皆稱夫子好辯」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，國君甚「勃然變乎色」(《孟子·萬章下》)、「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」(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)，他依然不改其初衷，滔滔不絕為生民請命，那飽富人道終極關懷的使命感，也真令人佩服的無以復加了！

【參考書目】

- 1、 四書章句集註 朱 熹 臺北：鵝湖出版社 民國 73 年
- 2、 孟子本義 胡毓寰 臺北：正中書局 民國 61 年
- 3、 四書讀本：孟子 蔣伯潛 臺北：啟明書局 民國 x 年
- 4、 孟子會箋 溫晉城 臺北：正中書局 民國 71 年
- 5、 孟子義理疏解 王邦雄 臺北：鵝湖出版社 民國 74 年
- 6、 孟子(古籍新編) 王基倫 臺北：金楓出版社 民國 76 年